

女医生是外科王冠上的宝石

毕淑敏

20岁时,我完成了部队医学院校的理论学习,到新疆某驻军医院进入临床实习。第一站是内科,之后是外科。

实习军医们非常忙碌,每天就餐都是食堂最晚的那一拨。先到内科再到外科最好。同学对我说。

我嘴塞食物,差点噎着,说,嗯,从基础做起。

同学刚从外科轮岗出来,对我说,提醒你,外科主任非常严厉。

第一眼见他,倒非凶神恶煞模样。玉树临风身材,戴无框金丝眼镜,温文尔雅,语气柔和。不过,他说话吐字异常清晰,字字如钢钉锤地。让任何人都不敢假装没听到或日后以没听清来搪塞。

第一次交道,是在全科会议上。他说:这有一份病历,写得很好。言简意赅,重点突出,逻辑清晰,有理有据。大家可一看。

他未说是谁写的病历。众人看过,方知书写者是新来的实习医生——毕淑敏。

我一下陷入某种尴尬困境,不服气的大有人在。人们嘟囔,病历写得好算什么啊,咱们是外科,最主要是手上功夫,柳叶刀底下出英雄。

这正是我的短板。从小笨手笨脚,缝个补丁,指头要戳几个血洞。手术台上,我伸手预备接止血钳。等来的不是钳子,而是狠狠一记耳光。

我吓了一跳。器械护士的冷笑透过手术口罩,从白纱布四周漾出如我菊,说,你伸出的是哪只手?

我意识到左手被她打得生疼,透过菲薄的乳胶手套,看出掌心红肿。

她说,不打你,你便记不得。手术台上,你永远要用右手接器械。

我咕嘟点头。这种方式,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医学生,而是木匠学徒。在某种程度上讲,外科确有匠人之风。

幸好病人是皮毛手术,对话和延误,没有造成实质性危险。

从此,我苦练手法。和同学们聊天时,大家问,你手在军服兜里忙什么?好像揣了一只耗子,折腾个没完?

我说,我在练习用右手大鱼际肌轻轻一触,就能松开止血钳这个动作。

我加紧操练,总算把双手练得如窃贼一般灵活,能顺利完成外科基础手法。

某天,同学说,手术安排表上,都是你为术者,我是助手。咱们是同学,怎么也该五五开吧。

我说,估计排班表写错了。我去问问。

手术室答复道,是主任特地让这样安排的。

我对同学悄声说,明天换一换,我当你助手。

同学说,主刀手起刀落,皮开肉绽鲜血涌出那一瞬,非常有成就感,如同上战场。

我说,那你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吧,我好好配合你。

每逢外科主任执刀时,众人围观。主任百忙中,见我缩在人群外围,就说,小毕医生,你站到前面来。

主任的话在科里如同圣旨。从此,我每次都能有最好的位置观摩他的手术。

又一次,主任指令我担任他的第三助手。

手术室护士长私下唠叨,主任通常只要2个助手,这次居然让上3个。一个实习医生,能干什么呀?

此顾虑完全成立。手术中,我什么忙也帮不上,干看热闹。

但我恍惚明白了,看——正是主任给我的工作。

外科大查房,所有医生神经紧绷。他带队,率先垂范,众人随之,任何人不得僭越。长长的医院甬道,肃穆的医生群阵,脚步齐整,神气凛然。

进入某病房,主管医生跨前,向主任汇报。众医生呈拱形站立,一并聆听。

某次,外科主任的某个难题,难坏了大家。主任云淡风轻道,这个问题,你们查一下某某书,某某页上有答案。

大家按图索骥,果得详尽解释。

众人感叹:主任不但知道答案,还能把页数记得那么清楚,真乃神一般记性。

我说,他或许刚刚查阅过此书也说不定。

人们大惊,说你竟然敢怀疑主任?我说,谁看书时,不停地注意这是第多少页?他肯定是先看了病例,再去翻书,这才记下了页数,并提示给咱们。

大家笑我不知天高地厚。某次,大查房到一个并非我主管的病人。我躲在白衣群的僻远处,悠然走神。突然主任点名要我回答问题,着实吓得不轻。幸好那人病情特殊,着我好奇地看过相关书籍,才勉强作答。

听罢,外科主任未置一词。

我庆幸逃过一劫,但此例一开,

令人紧张不已。应对之法是科里但凡住进特殊病种,不管是否我收治,都多加留意并勤查医嘱。

果不其然,以后我又被外科主任单独拎出来考问过几次,幸好有所准备,大致平顺过关。

当我就要结束外科实习时,有天晚上,护士长通知我到主任办公室个别谈话。

日光灯非常明亮,发出丝丝叫声,好像灯管里潜藏一条白蛇。

外科主任一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,说,坐。

我本以为谈话速战速决,站立着就可推到收尾。这有点持久战的意思,遑遑端坐。

外科主任说,你可知道,外科是医学的王冠?

我点头。很多行业的人,会对自己从事的工作赞美有加。我未必赞同,但可以理解。

外科主任继续说,野战外科是军队医院的最高境界,是王冠。现代医学的鼻祖希波克拉底曾经说:“医生有三大法宝:语言、药物、手术刀。”

我赶紧点头。在部队呆过的人,基本都擅长点头。不然你就得口齿伶俐地不断答“是”!

外科主任接着道,女外科医生,是王冠上镶嵌的宝石。

这一回,我没敢点头。吃不准这说法是外科主任的一家之言,还是真理。疑是前者。

外科主任接着问,小毕医生,你有没有发现我对你特别好?

这回我非得开腔不可了。我说,对不起,主任,没发现。如果让我实事求是地说,我觉得您对我,是比一般人还不及的。

主任惊诧道,此话怎讲?难道不是我经常在大查房时提问你吗?难道不是我把更多的手术机会安排给你吗?难道不是我把你放到第3助手的位置上吗?难道不是我经常翻阅你的病历和病程记录吗?难道……

我说,主任,您大查房时,提问本不是我所诊治的病人相关问题,让我万分紧张。您把手术机会多分配于我,让我不堪重负。当您的第3助手,让很多渴望得到此机会的医生嫉妒我,同学们也迁怒于我……所以,我很不安。

外科主任难得愣怔,浮现错愕神情。我从未见过他这表情,面对病人,面对下属,在所有时间内,他都

是运筹帷幄地镇定。

片刻,他调整了思绪,说,在任何一行行业里,你若想出类拔萃,除了痛下苦功之外,也要忍受风必摧之的考验。

我觉得这话更像是他说给自己听的。

他接着讲,不管怎么说,你会成为一个好的外科医生。我看人,就像我看病一样,基本很准。如果你愿意,我会想办法让你留在我的外科。你有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基本素质。我指的不仅是你爱病人,爱学习,爱思考,病历写得好,还有你个子高,身体素质不错,能承担长时间高强度的复杂手术……

我猛然悟到,若真正尊重他的苦心,应该立刻打断他的话。

我说,主任,感谢您对我的厚待和期望。但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,您并没有问我。

主任再次愣怔,疑惑道,什么问题?我说,您并没有问我,我愿意不愿意,喜欢不喜欢,成为一名外科医生?

主任第三次愣住了,说,这个,我的确没有问过你。不过……

我知道这个“不过……”后面,是主任认为全世界的人都以成为一名手起刀落的外科医生为骄傲。

我说,现在,就算您没问我,我也要回答您。我不喜欢当外科医生,不喜欢看到淋漓鲜血皮开肉绽……

主任说,你晕血吗?我观察过你对手术的反应很正常。

我答,我并不晕血。

主任松了一口气,道,不晕血就好。暂时不热爱外科,这不算问题。你会在今后一次又一次的外科实践中,慢慢热爱上这门科学。野战外科有魅力,正确地讲,是有魔力。只要你沉浸进去,会发现其乐无穷。你什么都不用管,一切按照我的安排走就是了。

那一晚的谈话,至此戛然而止。

外科主任之后进行了怎样的活动,我不知道。小兵,无法执掌自己的命运。他的不懈努力,终以失败收场。军区告知他——毕淑敏所属的西藏阿里军分区,是一线边防部队,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借口截留该部送学人员。

学业结束后,我即刻返回藏北高原继续戍边,共呆了十余年。顺便说一句,中印边境西段的加勒万河谷地区,就在那里。

我再也没见过外科主任,不知他到多大年纪,才会停歇手中的柳叶刀。

忆张贤亮先生

孙博(加拿大)

那是2007年的夏天,我第一次踏足广袤的宁夏大地。滔滔黄河,巍巍贺兰,交相辉映,美不胜收,所见的一切都感到新奇,难怪唐代诗人早已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:“贺兰山下果园成,塞北江南旧有名。”

此次宁夏之行,老友方陆还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——带我拜访了著名作家张贤亮先生。那日天高云淡,匆匆午餐之后,方兄开车抵达贺兰山东麓的“镇北堡西部影城”。他说这是张贤亮的立体文学作品,被誉为“中国一绝,宁夏之宝”,如果到宁夏旅游,不来此地枉来银川。

方兄指着古朴、粗犷的影城,娓娓道来。这里原来是两座古代城堡遗址,当年在这里劳动的张贤亮发现了它。上世纪90年代,在文人下海的热潮中,张贤亮在1993年创办了影视城,集观光、娱乐、休闲、餐饮、购物于一体,硬把荒凉之地打造成国家5A级景区。这儿拍摄了《牧马人》《红高粱》《大话西游》《新龙门客栈》等百余部影视作品,已成为中国十大影视基地之一,还被评为“中国最受欢迎旅游目的地”。有人说,这里是“中国影视明星的摇篮,张艺谋、巩俐、姜文、朱时茂、从珊等一批批影视人从这里脱颖而出。影壁上,那句“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”的宣传语,并不夸张。

跟着方兄的步伐,我们穿梭在清城和明城之间,流连于真假难辨的场景之中,仿佛时光穿越,神奇无比。正门清城的外形好像一个大龟,取“灵龟下山,吉祥如意”之意。清城内部以各种民间工艺表演为主,主要景点有瓮城、幸运之门、神秘山洞等。清城堡的第二道城门,被称为“幸运之门”,因位于贺兰山中段,有卧龙环珠之势。据说,在该座城门拍摄取景的《大话西游》《朱元璋》《飞天》等都大获成功,所以影视界就把这座城门叫做“幸运之门”。

影视一条街,古代北方小城镇的繁华景象一一展现在眼前,茶楼酒肆、艺场教坊林立。

更换通关文牒,进入明城之后,只见驼铃叮咚、黄沙漫天。市井的背影刚刚远去,丝绸之路的号角悄悄吹响。明城更体现了原始、荒凉的自然面貌,是影视城的主拍摄场。

作为一个嗜酒之人,在《红高粱》的酿酒作坊,我忍不住捧起盛酒的大缸碗具,拍照留念。这里不仅给艺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,同样给影视发烧友留下了充分参与的空间,你可以租借各种服装、道具拍照,好好体验一把“走进这里你是游人,从这里走出你就是明星”。

傍晚时分,张贤亮在清城的“百花堂”会见了我们。他虽然已年过古稀,但身体硬朗、声如洪钟。提起张贤亮的大名,对中国文坛有所了解的人一定都不会感到陌生。上世纪80年代,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发表的《灵与肉》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《绿化树》等作品,几乎家喻户晓,以其充满人性温暖的故事和新锐的思想,在国人的阅读中激起了巨大波澜。其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俄、日、德、西班牙、希伯来等30多种文字,在国际上也享有声誉,还获得过美国传记学院颁发的“国际文化荣誉奖”。最近十多年,他又以“出类拔萃”著称,成为当今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。这时的张贤亮,已经集重量级作家与企业家的双重身份于一身,他曾担任宁夏文联主席兼作家协会主席,并连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,但他毫无名人的架子,仿如多年不见的老大哥,兴致勃勃地与我们侃大山。

谈笑风生之间,我询问他对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看法。他坦诚说,这方面的作品涉猎得并不多,但同样寄予厚望,因为移民是一种灵魂和肉体上的脱胎换骨,经历过苦难才能涌现出伟大的作品,不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移民作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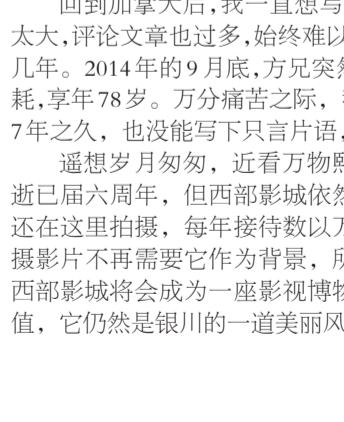
谈起“镇北堡西部影城”的来龙去脉,张贤亮更是眉飞色舞起来,他说足足可以写一部大书。他指出,这里保持并利用了古堡原有的奇特、衰而不败的景象,突出了它的荒凉感、黄土味及原始化、民间化的审美内涵,尽可能地保留了它特殊的审美价值,让艺术家在这一片西部风光中尽情发挥创造力。最后,他精神抖擞地说:“这个影城无可置疑地向当代人宣布,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,而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化艺术也是一种生产力!文化艺术能极大地提高商品的附加值。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后,文化艺术品将是最昂贵的商品之一!”

临走时,他慷慨地赠给我七卷本的《张贤亮作品精粹》,还不厌其烦地在每本书上都题了名。

瑰丽的夕阳笼罩下,影城更显雄浑、苍凉。身材修长的张贤亮还特地送到“百花堂”门外,并与我们合影留念,一副亲切和蔼的样子。相互握手道别,他约我几年后来走走即将兴建的“老银川一条街”。

回到加拿大后,我一直想写一篇张贤亮印象记,但他的成就太大,评论文章也过多,始终难以找到新颖的视角,一耽搁就是好几年。2014年的9月底,方兄突然传来张贤亮因病医治无效的噩耗,享年78岁。万分痛苦之际,我也感到深深的内疚,与他相识7年之久,也没能写下只言片语,唯有“留得清梦与君随”……

遥想岁月匆匆,近看万物熙熙。如今,张贤亮先生虽然仙逝已届六周年,但西部影城依然矗立在宁夏大地上,不少影片还在这里拍摄,每年接待数以万计的游客。若干年后,即使拍摄影片不再需要它作为背景,所有均可用高科技制作,那时的西部影城将会成为一座影视博物馆而存在,具有悠久的历史价值,它仍然是银川的一道美丽风景。



◎ 小小说

荣耀

刘洪文

曲目《铡美案》,剧中的包公是由团里的一级演员扮演,演技精湛,把一个廉洁奉公、刚正不阿的包拯演绎得活灵活现,一颦一笑都表现得极其到位,博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。

上午9:40分,演出终于结束了,进入了表彰颁奖环节。全市评选出的各类劳模们在现场工作人员的统一组织下,纷纷登台领奖,并且和领导们亲切地握手。老李颤颤地走在最后一批的最后一位,像刚从战场上下来的英雄,无比自豪。最后,各行业的劳模们跟市领导合影留念,现场的记者拍下了这一精彩的时刻。

在雄壮的乐曲声中,全体观众起身退场。老李终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所在,他依旧留在了所有人的最后面,把剧场打扫得干干净净。第二天,听单位里的同事说他们昨天照的那张照片将要刊登在市报头条,老李忙跑去街角的报刊亭买了一份。老李怀着激动的心情翻开报纸,跳过前面两排的领导席,终于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找到了自己的身影。老李的眼前模糊了,这是各级领导对自己工作的莫大肯定与支持啊,虽然照片中自己的头脸都被挡住了,但庆幸的是还有一只戴着环卫袖标的胳膊,异常清晰地露在外面。老李小心翼翼地吧报纸折好,他要吧报纸拿回去给老伴看,给孩子们看,给所有亲戚朋友看。因为,那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荣耀……

可是,今年不一样了,老李居然被评为环卫行业的精英,市一级的劳动模范,而且市里的“劳模表彰会”就是在评剧团召开的。会议当天,市里的领导来得那叫一个齐整,大车小辆把剧团的停车场占得满满当当。评剧团还特意为此安排了一场演出。老李是第一次以一名观众的身份静静地坐在领导席位的后面,看了一场真正属于自己的专场演出,心里别提有多美了。台上演出的是传统

见字如面

李峻

因为父母在外地工作,我比同龄人更早地接触到书信。小时候在外公外婆家长大,刚识字不久,外公就开始教我写信。一封封家书,连起了关山远隔的父子女间最深的亲情。

进了大学,曾经的同窗好友天各一方。当时的通讯手段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,书信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交流信息、沟通情感的重要方式。写信寄信、等信读信,介绍自己的情况,了解异域的风情,一封封飞鸿往来,牵起的是浓浓的友情。

如果与哪位异性朋友有了朦胧的好感,书信无疑是最好的媒介。那时的人们含蓄腼腆,说不出的爱恋,就写进信笺里吧;透过模模糊糊的语句,去参悟隐藏在字里行间背后的情感,那种期盼与悸动,不是从未写过信的人可以体会得到的。

除了信中的词语,当时的人们还会在信封信纸的细微之处做做手脚,用以传达难言之情:比如邮票倒着贴,可能代表的是说不出的爱慕之语;信纸认真地折叠成异形,也许寄出的就是那份千牵百结的情感。要是哪天信封背面多了一行小字注明:“内有相片,请勿折”,估计多少男女拆信的手都会颤抖!

有段时间在练字。特意买了美工笔和竖排信笺,模仿古人用毛笔写信件。一列列故作飘逸的字迹,一句句半文半白的词语,今日看也许稚嫩,但它代表的就是当时的少年情怀、书生意气,一个无法重来、不可复制的年代。

书信在西方被称为“最温柔的艺术”。木



心先生在《从前慢》中这样写道: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/车,马,邮件都慢/一生只够爱一个人”,一封或简短、或冗长的书信,带着内心深沉的思念越过云山雾水,轻轻地飘落在收信人柔软的内心,那一刻字里行间荡漾而出的,是一份最真的情、最执的念和最纯的心。吴越王写给回娘家的王妃的信“陌上花开,可缓缓归矣”,仅9字,但平实温馨,情愫尤重,是我见过的“最美情书”;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中讲述了一段经由鸿雁传书建立起的跨越大西洋、长达20年的异国情谊,读来让人感动莫名,潸然泪下。

不知从何时起,我们用上了手机、电脑,拥有了太多能在瞬间与他人取得联系的方式;但同时,我们也失去了那种为了“亲启”而经历的漫长等待和“见字如晤”时的无言感动。书信所承载的情感素和附着其上的厚重积淀,如同经历了时间孕育的美酒。那种写信时的纸短情长、等信时的秋水望穿、收信时的见字如晤,是任何现代通讯工具都无法替代的:它也许会融入漫漫的时代长河,但那一一张张信笺中流露出来的浓浓深情,却永远都不会过时。

一桌一椅、一笔一纸,心静如水、神思悠远。今夜,趁着月色正好,重新拿起久违的纸笔,给远方的亲人和朋友写封信吧,那最本色的笔迹、最温暖的文字,或许会给她(她)带去意外的惊喜和无尽的思念!